

谁在午夜的篮球馆中飘荡，
谁在那里死亡？
是哀怨的幽灵，
是破碎的魂魄，
是迷失的记忆，
还是血腥的明证……

碎魂

SUIHUN

花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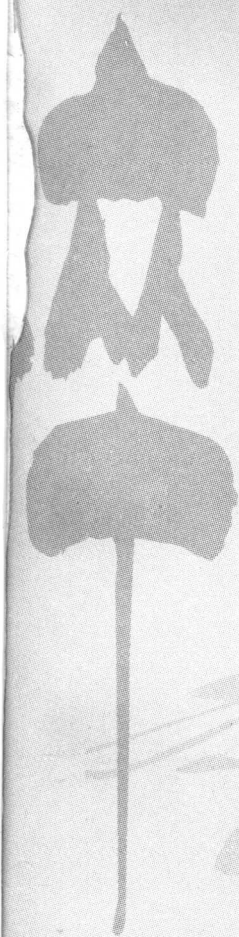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碎魂

SUIHUN

花残◎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碎魂/花残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2

ISBN 7-5354-3156-9

I. 碎…

II. 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872 号

责任编辑:曾 莉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刘爱华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桑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8.7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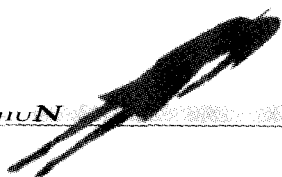
字数:200 千字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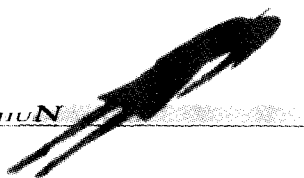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血脸再现	11
第二章：噩梦纠缠	22
第三章：无处可逃	34
第四章：宿命的相遇	45
第五章：死里逃生	55
第六章：杜静言的决定	65
第七章：如梦如真	77
第八章：谁打的电话	86
第九章：扑朔迷离	97
第十章：谋杀？还是自杀？	108
第十一章：见到死人	120
第十二章：专家的建议	132
第十三章：失踪之谜	144
第十四章：追寻失踪之谜	157
第十五章：生命无常	169

碎 魂

SUI HUN 娃 堡

第十六章：新的猜测	181
第十七章：博士	195
第十八章：出院	204
第十九章：杜静言的异状	216
第二十章：危险的决定	225
第二十一章：王小波的发现	236
第二十二章：篮球馆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48
第二十三章：结局	259
后记：	273



引子

十一月，上海的深秋很阴冷，天也总是黑得特别早，不过七点多钟校园里已暗得连路都快看不清楚了。

萧郁飞推开了篮球馆的大门，空荡荡的球场上，所有的灯被一盏一盏点亮。苗晓白挽着萧郁飞的手蓦然收得更紧了，不知为什么这空荡的环境竟突然使她有了种阴森的凉意，不由得紧了紧上衣的领子。

萧郁飞是学校篮球队的得分后卫，但一直打不上主力，所以经常趁篮球馆没人的时候独自来练习。苗晓白虽然是她的女朋友，但对于篮球却实在没什么兴趣，要不是今天同室的姐妹们搞什么单身聚会，她也不会落单到要陪萧郁飞来这里的地步。

篮球场的灯光有些苍白，或许是因为衬着墙顶窗外的那一片漆黑，感觉似乎有一些迷迷蒙蒙的。

正在苗晓白开始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跟来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篮球拍打地面的声音。“砰——砰——砰——”，那个人的手臂一定非常结实有力，所以即使是在门外，也同样每一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晰。每一声都好像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让她无法拒绝不去听它。

萧郁飞正慢慢地解开绳套，篮球滚出来，苗晓白忽然问

碎魂 SUI HUN 碎魂

他：“今天你还约了别人？”

萧郁飞有些疑惑地望着她迷离的眼神，怔了怔：“没有啊，我就是因为讨厌人多，才会每天都等到晚上才来练球，怎么还会约别人来？”

苗晓白的眼神似乎更加怪异了，目光紧紧注视着那两扇已经关闭的大门，仿佛可以穿过大门看到外面的情景。可是外面究竟有什么，竟能如此吸引她？

萧郁飞轻轻握住苗晓白的手，温柔地说：“晓白，你不是白天上课太累了，要不我今天就不练了，送你回寝室休息吧？”

苗晓白却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依然深深凝视着那扇门，目光渐渐亮了起来，神色也变得有些亢奋，竟一把甩脱了萧郁飞的手，指向了那门口：“你听，有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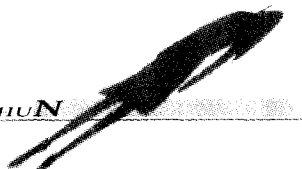
萧郁飞的目光更加疑惑，以他的经验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可能有人来这里。

篮球馆晚上是不对外开放的，他是学校篮球队的成员才会有钥匙开门进来。而且这里几乎是整个学校最偏僻的地方，要不是特意来打球，那就完全没有可能经过这里。

所以萧郁飞根本不相信门外真的会有人，更不相信苗晓白听到有人接近的声音：“不可能吧，怎么会有人这么晚了还经过这里。”

“不是，他不是经过，他是特意来这里的！”苗晓白的声音更加激动，似乎在微微地颤抖：“你听到没有，是篮球的声音，这么清晰的声音你难道听不见吗？”

萧郁飞无奈地摇了摇头，如果不是苗晓白幻听的话，那么就一定是自己的听觉又衰退了。这段日子为了能够在校队打上主力，他每天晚上都至少要练习四五个小时，可能是由于睡眠不足的原因，听力和视觉都出现了一些短时间的衰退现象。



苗晓白并没有跟他争辩，只是低声地对他说：“郁飞，你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来了。”

萧郁飞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去了，毕竟他是一个很疼女朋友的男人。

篮球馆外的天色愈加黑了，深秋的风中充满了萧瑟与凄怆的气息，萧郁飞走了几步，不禁全身突然一阵颤栗，头皮上顿时有种麻麻的感觉。他赶紧照着苗晓白的吩咐朝四周围眺望过去，可是面前却哪里有人，天色虽然已很黑了，但这里除了一些建筑物之外，便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棵秃头梧桐，别说是人了，就连鸟都没有一只。

“莫不是见到鬼了……”萧郁飞嘟囔了一句，但立刻自己也被吓得一颤，急忙往回走去。到了篮球馆的门口伸手去推门，竟一下子没有推开，再仔细看时才发现门竟是从里面锁上的。

“晓白，快来帮我开开门——”萧郁飞的钥匙留在了里面，只能边敲门边呼唤苗晓白来开门。

可是里面却没有一点动静，萧郁飞连续敲了十分钟的门，苗晓白竟丝毫没有理睬他。

这时他真的有些着急了，苗晓白一向都是个很胆小的女孩子，她现在究竟在里面干什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他现在在甚至有些责怪自己，刚才为什么留下她一个人独自到外面去，如果她真的发生意外那该怎么办？

正当他打算撞开大门的时候，门突然“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苗晓白静静地站在门口，月光洒在她的脸上，好像纸一样苍白，乍一看竟将萧郁飞吓了一跳。

“晓白，你别跟我开玩笑，外面哪里有人啊。”萧郁飞好不容易才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不过声音还是那样的温柔，“我看你一定是太累了，才会有幻听。算了，我今天也偷一回

碎魂

SUI HUN 碎魂

懒，这就送你回去吧。”

苗晓白的脸色还是那么苍白，嘴唇微微颤了颤似乎想要说什么，但终于还是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再追问门外是否真的有人。

深秋的月色异常清澈皎洁，映衬着苗晓白白皙的肌肤，这种美丽、纯洁、高贵竟好像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萧郁飞的心里虽然仍有一些疑惑，但他很快便将苗晓白今晚的异常表现归咎于最近学校期末考试的巨大压力，所以也没有再追问什么，只是用最快的速度锁好篮球馆的大门，将她送回了宿舍。

最近几天，萧郁飞的心情一直不怎么好，无论他如何努力练习，也还是得不到教练的赏识，天分的差别好像已成了他面前的一道天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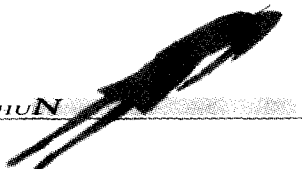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这段充满郁闷的日子里，他却发现苗晓白的生活正在发生着许多奇怪的变化。她开始越来越积极地陪同萧郁飞训练，甚至在篮球队每周四的集体训练时，她也是每回必到。

一开始萧郁飞还以为是在自己的熏陶下，苗晓白也渐渐迷上了篮球，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可是慢慢地，他却又发觉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苗晓白每次都总是独自坐在篮框后的一排长凳上，双眼痴迷地凝注着训练场的一角，温柔如水的目光中充满了爱慕之意，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女正痴望着终日思慕的情人。她从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也从不关心萧郁飞的情况，甚至有一次萧郁飞和队友相撞伤到了脚踝，她也没有露出一丝动容的神色。

萧郁飞开始隐约觉得，一定有一样什么东西正吸引着苗晓白来到这里，可那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她总是望着墙角？墙角到底有什么？可是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十点半，萧郁飞的脑子里乱得好像被人塞进了一团糰糊。



在篮球队的不得志，苗晓白的异常表现以及她最近对自己越来越冷淡的态度，这一切都仿佛已经粘成了一团，不停在脑子里翻来滚去，让他怎么也睡不着。

坐起身发了个消息给苗晓白，却好像石沉大海一般，再打手机也没人接，萧郁飞心里面突然“咯噔”一下莫名地紧张了起来。苗晓白她们寝室的人都是出了名的夜猫子，不到十二点是绝对不会睡觉的，萧郁飞赶紧打电话到她们寝室，是苗晓白下铺的王倩接通了电话：“是哪位兴致这么好，大半夜不睡觉找姑奶奶我聊天啊？”

萧郁飞愣了愣：“我找苗晓白，叫她听电话。”

王倩的声音好像有些吃惊：“萧郁飞，是你啊！你没和晓白在一起吗？”

萧郁飞突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王倩似乎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急忙解释：“听说晓白最近好像在做家教，可能是给孩子上课去了吧，应该就快回来了。”

萧郁飞依然沉浸在那种预感中，他没有再追问，只是说了声“谢谢”便挂断了电话。

这么晚苗晓白究竟去了哪里，去做什么，是和什么人在一起？

萧郁飞当然不会相信做家教的说法，就算真的是去做家教，也绝不至于这么晚还不回来。他又想起了这些天来苗晓白对自己越来越冷淡的态度，和那痴痴迷迷却又带着浓浓爱慕之意的眼神，难道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萧郁飞悄悄地穿好了衣服走出宿舍，沿着湖边的石径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这一年多以来跟苗晓白相处的点点滴滴好像潮水一样涌进他的脑子里。他们曾经如此相爱，夏天时他顶着三十九度的高温骑车一个多小时，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给苗晓白买回来她最爱吃的那种冰激凌，冬天时苗晓白连续赶了三个

碎魂

SUI HUN 碎魂

通宵，给萧郁飞织了一套爱心牌的围巾和手套。这一切好像都还在眼前，可是这段感情真的将一去不复返了吗？

夜很黑，月光映在湖面上反射起荧荧的白光，萧郁飞望着这白光，整个人竟仿佛突然没有了知觉，跟着它一点一点往前走着，等到惊觉时篮球馆已赫然出现在面前了。

萧郁飞叹了口气，一切似乎都是从篮球馆开始的，就是从那天开始苗晓白整个人仿佛都变了。非但对待自己的态度变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神秘，似乎心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萧郁飞又看了眼这栋夜色中阴沉沉的建筑，已打算离开这里回去睡觉了，然而就是这一眼却令他改变了主意。篮球馆高墙顶上的窗户里居然有灯光射出来，淡淡的灯光在这漆黑的夜里看起来就像一只只来自地狱的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萧郁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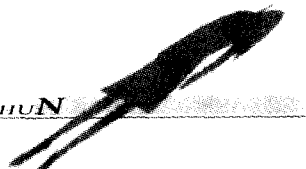
萧郁飞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一颤，但随即便想到这么晚了应该不会有人还在这里，一定是哪个冒失鬼用过场地之后忘记了关灯。他快步走了过去，正要开门时，却发现门锁是开着的，紧接着里面传来了篮球拍打地面的声音！

“砰——砰——砰——”，这个人会是谁呢，这个人的手臂一定非常结实有力，所以即使是在门外，也同样每一声都能听得非常清晰。

萧郁飞没有进去，因为就在这一刻里面突然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你爱我吗，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萧郁飞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完全僵硬了，就像在三九的天气里被人用凉水从头浇了个透。他认得那个声音，永远都认得，因为里面的女孩子就是苗晓白！

他没有听到回答，“砰——砰——”的声音依然在继续，但苗晓白的情绪似乎变得愈加兴奋，声音中微微带着激动的颤



抖：“是真的吗，你没有骗我吧？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不会骗我，你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

萧郁飞好像已经完全虚脱了，他的头慢慢靠在冰凉的铁门上，眼泪悄悄流了下来，很快也变得冰凉。苗晓白是真的已经变了心，她已经有了新的恋人，她很快就将离开自己！萧郁飞再也无法忍受这残酷的事实，他缓缓抬起带着泪痕的脸，已打算静静地离开，也从此静静离开苗晓白的生活。

可就在这时，那扇冰凉的门却突然打开了，苗晓白的脸慢慢出现在他的面前。一脸苍白而凝重的神色，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正进行着一场神圣的仪式，但在这样的夜晚看起来却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和阴森。

萧郁飞并不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可是他却着实被苗晓白的脸色吓了一跳，一刹那他竟突然感觉到这种神色仿佛似曾相识。

对了，就是那晚！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情形，就在萧郁飞忘带钥匙拍打着大门的时候，门却突然开了。苗晓白苍白凝重的神色和痴迷的目光神情，这一切几乎完全如出一辙！

萧郁飞惊呆了，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苗晓白缓缓回头望着身后，她的动作很慢，慢得更加令人浑身都不舒服。当她望着身后时，眼神遽然明媚了起来，脸上也有了一丝幸福的笑意。萧郁飞终于忍不住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将他们四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感情都一笔勾销。

可是萧郁飞的脸却蓦地僵硬了，眼珠从眼眶中暴凸出来，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突然扼住了他的喉咙！他什么都没有看到，那里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想像中的男人，只有一只篮球静静地摆在地上。为什么会这样？刚才是什么人在拍球？为什么苗晓白的神色分明看到了什么、可是他却看不到？难道——

碎魂

SUI HUN 碎魂

萧郁飞已不敢再想下去，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太可怕了！

苗晓白缓缓从他的身边走过，没有看他，只是在他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我们分手吧——”

晚自习结束以后萧郁飞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同室的兄弟们今天约好一起出去喝酒，本来也叫上了他，可是他却实在没有这个心情。

苗晓白跟他分手已经一个多礼拜了，这些日子萧郁飞再也没有去找过她，只是每天独自辗转于宿舍与教室之间。一切都好像还是那么平静，可是他已算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在午夜梦回时伤心落泪。人生好像永远都是这样，残酷得令人根本无法想像。

风吹着仅剩的几片树叶发出“刷刷”的声音，萧郁飞的脑中似乎已经只剩下一片空白，他木然地不停向前走着。

突然间他感觉到仿佛有一个声音正在他的脑子里回荡，萧郁飞听不清那是什么声音，但似乎有一种很奇特的力量让他停下了脚步。

他抬起头，昏黄黯淡的路灯下站着一个高瘦的男人，灯光映在他的眼睛里，连眼珠好像也被染成了淡黄色的，就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

萧郁飞的心莫名地抽动了一下，那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人，穿着一身雪白色的长裤和衬衣。他的脸在笑，笑得很神秘很诡谲，那样子就像是灵堂上泛了黄的黑白遗像突然有了笑容。萧郁飞的头皮已经开始发麻了，他想逃走，可是双腿却似乎完全不听使唤，他想大声叫，可是嘴张得很大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来！

英俊的男子离开了路灯，一步一步向他走过来，脸上诡异



的笑容依然没有改变，可是鲜红的血液已从他的额头上淌下来。血液一直往下淌，淌过了面颊，染红了白色的衬衣，染红了白色的长裤。

萧郁飞伸出手去推他，不让他靠近自己，可是却没有用，他那张充满血污带着诡笑的脸竟已贴在了他的脸上！

“你究竟是谁！”萧郁飞挣扎着从梦中惊醒过来，口中还在不断念叨着这句话。

“已经是第十三次了——”他长长地嘘了口气，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不过他却清楚地记得，自从苗晓白跟他分手以来，已经是第十三次梦到这个男人了，而且每次的情形都差不多。

萧郁飞轻轻坐起身，同室的兄弟们一个个都睡得很死，呼噜打得震天响。他点了支烟，好不容易才使复杂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张脸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他又为什么每天都会出现在自己的梦里面？

萧郁飞越想越难以入睡，这时床头的一只篮球突然进入了他的视线，也不知是从哪里萌发出来的念头，他竟忽然想起了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参加过篮球队的训练。

念头一起，便立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愿望在脑海里汹涌澎湃起来，他一个翻身悄悄地下床，出门便一路小跑朝着篮球馆的方向奔了过去。

夜色下的篮球馆就像一只隐藏在黑暗中的怪兽，窗户就是它的眼睛，而两扇大铁门就是它的嘴和牙齿，似乎随时都会将人的肉体 and 生命全都吞噬下去。

萧郁飞停在了篮球馆的门口，大门没有上锁，幽幽地虚掩着，但里面却没有灯光，也没有一点声音。萧郁飞推开门，摸索着按下了电灯的开关，灯光顿时亮起来。一瞬间萧郁飞彻底

碎魂 SUI H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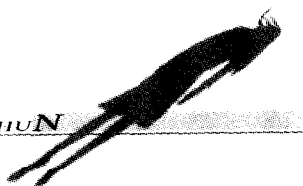
被面前的情景惊呆了！

他虚脱一般瘫倒在了硬木地面上，光可鉴人的地板映着他那张幽幽泛出淡绿色的脸。

他张大了嘴似乎想要呼喊，但喉咙里却只发出一连串断断续续的“咯咯”声，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苗晓白静静地吊在他对面的篮框上，鲜红的舌头伸出来，鲜血从舌尖和嘴角一点一点滴落在地板上。萧郁飞望着苗晓白的脸，她的脸却仿佛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另一个面容出现在她的脸上。一个淌着血的英俊男子的脸，脸上还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

不错，就是他！就是梦中的那个男人！



第一章 血脸再现

十个月后，本市一家著名精神病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办公室里。

刑警王小波看了看桌上的出院通知，又神色犹豫地望着面前的主任医师刘惠芬，问：“你真的确定他已经恢复了？真的已经跟平常人一样正常？”

刘医师认真地想了想，似乎是在思考该怎样向王小波解释：“精神病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生理疾病的病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每个人的心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症状，比如失眠、梦游、精神恍惚、情绪烦躁，这都属于精神疾病的范围。作为萧郁飞的主治大夫，我并不认为他的病已经完全治愈，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他现在康复情况，院方已完全没有理由继续将他留在这里。”

王小波似乎还有些不放心，继续追问：“可是在萧郁飞入院的时候，你明明说过他是最没希望的那一种病人，可是为什么才过了两个多月，他却竟然已经恢复到了可以出院的程度？”

刘医师叹了口气，萧郁飞入院时的情景好像又一次出现在眼前：“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即使是现在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恢复速度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王小波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微微闪烁：“究竟是什么

么力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刘医师摇了摇头，说：“这就不好说了，首先萧郁飞的病情本来就跟普通精神病人不同，他是受了极度的刺激或者惊吓，才会突然精神失常，也就是俗称的发了疯。以当时他的情形来说，治愈的可能相当渺茫，惟一的希望就是靠他自己心里隐藏的意识 and 意志力，进行自我治疗自我恢复。”

王小波似乎有些明白了她的意思：“那么，这是不是说明萧郁飞的意志力特别强？”

刘医师犹豫了一下，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可以这么说吧，其实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在不少精神病学报告中都提及过。不过话又说回来，萧郁飞真的很可怜，十几岁的时候父母便在车祸中去世了，一直缺乏家庭的温暖。高中时便一个人来到上海念书，又经历了如此可怕的遭遇，无论换做任何人都怕都会发疯的，我也很高兴他这么快就能好起来。”

王小波稍稍停了停，似乎正在犹豫着有些话是否该说，但终究还是决定说出来：“刘医师，我还有一个疑问，但是……”

刘医师看着王小波欲言又止的样子，突然笑了：“但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王小波点了点头，神色又坚定了一些：“因为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而且答案对于我来说相当重要，所以请您务必要认真考虑清楚之后再回答我。”

刘医师的目光温暖而柔和，她一向都很喜欢做事情态度严谨的年轻人，她点点头表示明白。

王小波说话的语气更加郑重：“刘医师，我想问您，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萧郁飞有没有装病的可能性？”

“这个——”刘医师犹豫了一下，她似乎并不明白王小波为什么会这么问。